

# 閻錫山執用中

王成聖

「避、避、避；斷、斷、斷；化、化、化；是三步功夫，勉、勉、勉；續、續、續；通、通、通；為一等事功。」

這是閻錫山，生前手撰的四副自輓聯之一，六個字，各作三次重複，特別強調；表明了閻氏一生立身處世的原則方針，建立事功的過程次序。因此，自避而斷而化，由勉乃續乃通，也可說是閻錫山這位民國傑出軍人政治家的生平寫照。

閻錫山是開國耆勳，現代中國著名的革命領袖之一，又是一位卓越的軍事統帥，堅強的反共鬥士，有為有守的政治家。他的顯赫事功，在中華民國開國後的歷史上，佔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從中國同盟會的創設，到辛亥革命，閻錫山以山西新軍第四十一混成協（旅）第二標的一名標統（團長），攘臂一呼，全省響應，一戰光復三晉。自此以後，他不但成為革命黨人在北方的唯一重鎮，而且經常都是時局動盪聲中，報章上的風雲

人物，對於北方政局，尤其舉足輕重的地位。

刻苦、耐勞、勤政、愛民，把握得住中心思想，判斷得清潮流所趨，自是閻錫山功成名就的主要因素。復次，又如閻錫山另一副自輓聯中所謂的：「對在兩間纔稱善，中到無處始叫佳」，倘若細細玩味，更不難想像，「中庸」所云：「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當是閻錫山主晉三十餘年以及出任「戰鬥內閣」閣揆兼國防部部长，長時期領軍主政所持的基本立場和萬變不離其宗的最高原則。

## 十二歲拔刀抗壞人

民國元年九月十八日，孫中山先生自北平抵達太原，發表了三次演說，瀕行之際，曾對時任山西都督的閻錫山說：

「北方環境與南方不同，你要想盡方法，保全山西這一塊革命基地。」

自茲而後，歷經癸丑二次革命、洪憲帝制戰爭、張勳復辟、護法之役、北洋直皖之戰、奉直

一次、二次戰爭，以及國民軍與奉軍之戰，乃至民國十七年的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全國統一。就北方政局而言，則又在中山先生辭卸第一任臨時大總統後，袁世凱由臨時總統而終身總統，而洪憲皇帝，而復任總統，袁死黎元洪繼，其後又有馮國璋、徐世昌、黎元洪、曹錕、臨時執政段祺瑞、安國軍大元帥張作霖，迄十七年六月三日，國民革命軍前鋒直指北平，張作霖率部退出關外。短暫的十七年間，北方竟更送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屆內閣，這真是北中國最動盪不安、波譎詭秘的一十七年，晉燕毗鄰，對北方政局影響是何等的重大。然而，唯閻錫山督晉，安如磐石，穩若泰山，保全了山西一片乾淨土，閻氏本人，也成為政局屢改，軍制迭易，文武百官朝不保夕，五日京兆聲中，職權不變，任期最久的一省軍政長官，不能不令人驚為奇跡。閻錫山這位不倒翁，總算是不會辜負中山先生當年的殷殷囑託了。

和閻錫山訂交垂五十年的故考試院院長賈貫

德，認為閻錫山「替國民革命保住山西基地」，此一奇跡的造成，係基於閻錫山的「堅毅不拔，心思靈活」。然而，閻錫山與一代梟雄袁世凱、北洋之虎段祺瑞、北洋之犬馮國璋、北洋相國徐世昌，開國四偉人之一黎元洪，以至賄選總統曹錕，鬻帥張作霖輩虛與委蛇，勾心鬥角，實際上却是嘔心瀝血，硬軟兼施的。易言之，閻錫山要

是拿不出過人一等的手腕與辦法，不得三晉百姓的衷心擁戴，沒有全省皆兵，射擊術允稱全國第一的晉軍作後盾，他老早就被那幫如狼似虎的北洋軍閥攆走了。

閻錫山字伯川，遜清光緒九年（公元一八八三），誕生於他的故鄉山西五台河邊村，河邊村座落在滹沱河南，文山之麓，當地大概有將近一

千戶人家，是一個依山傍水的北方小村落。不過閻錫山的祖先，却是在清朝初年由陽曲遷來定居，陽曲是太原的舊稱，所以，閻錫山的祖籍是山西太原。

遷居五台以後的閻家，世代兼營農商，就北方農村來說，應該是相當殷實的人家。閻錫山的祖父閻龍雨，有樂善好施之名，父親閻子明，性行弘毅而有遠見，母親曲氏，在閻錫山六歲的那年上病逝，閻錫山的外祖母對他非常鍾愛，特地把他抱回去撫養。所以，從六歲到十歲，閻錫山是住在他外祖父曲在左家裏的。

七歲啓蒙，進小堡私塾，啓蒙師是曲近溫。十歲回到自己家裏，改入大堡私塾就讀，少年時期的表現，相當果決勇敢，也能實事求是，路見不平，慣愛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十二歲那年闖過一次「禍」，有一個壞人經常在村裏欺壓善良，惹事生非，閻錫山一時氣忿，竟會拿了把刀，將那個壞人刺傷，使村裏的父老，聽說以後，無不為之駭然。

閻錫山唸書唸到了十五歲，由於他祖父在五台縣城裏開設了一爿積慶長商號，店裏需要人手，閻錫山遵父祖之命，祇好中止學業，到積慶長商號去幫忙。那時候，他所受的教育是讀完了四書五經，還有綱鑑，同時也學會了作八股文。

一進五台縣城，輟了學的閻錫山，反倒大大的拓展了眼界。積慶長生意很好，店裏經常人來客往，閻錫山不但很快的曉得了如何進退應對，察言觀色。而且還由於他聰明伶俐，遇事留神，竟能够判斷一件事的利害得失，一個人的真誠



民國元年九月孫中山先生蒞臨太原視察與閻錫山合影

虛偽。閻錫山經常都在向他祖父提出種種建議，他祖父起先並不重視這種「小孩兒家」的意見，可是，「小孩兒家」的話却往往應驗，十五六歲的孫子，漸漸成爲老祖父諮詢顧問的對象。

### 少年村長保境安民

居城兩年，十五歲到十七歲的閻錫山，他最大的興趣是看五台知縣審案，看戲，並且研究劇中情節，再則是去找一位好朋友聊天，他這位好友是崇實書院的學生，名叫康佩珩，字子韓，也是五台縣人，後來曾與閻錫山同赴日本留學，一同加入同盟會，可以說是閻錫山第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十七歲了，閻錫山的祖父、父親認爲他還應該多唸點書，圖個功名富貴，榮宗耀祖。所以又把他送回鄉下去，就讀於河邊村的義學，仍舊由曲近溫老師指導他溫經讀史，選修諸子書。課餘之暇，他喜歡抄錄古聖先賢立身處世的嘉言語錄，自己訂個本子，題個集名，就叫做「補心錄」。這一個良好的習慣，持續到他七十八歲逝世之前爲止，不僅於他個人大有裨益，而且還對世人影響非淺，賈景德就曾稱譽他說：

「處事足爲世範，發言可爲人師。」

論者咸謂斯言堪作閻錫山的「蓋棺之論」，由此可見，養成一個良好的習慣，持之有恆，日積月累，將會產生多大的功效。

閻錫山在十八歲那年竟被河邊村公民推爲糾首，這是他少年時期嶄露頭角的第一步。糾首有如現在的村長，負責一村百姓的管教養衛。閻錫

山的這一任村長還真幹得有聲有色，他爲河邊村寫下一篇光榮的歷史，而爲村民所津津樂道。原來，閻錫山身爲糾首之年恰值庚子拳亂，新任山西巡撫毓賢是拳匪最有力的支持者，在毓賢的慫恿唆使之下，拳匪在山西境內迅速蔓延，大爲猖獗。拳匪以扶清滅洋爲標榜，以神佛附身，刀槍不入，愚惑鄉愚百姓。唯有五台縣河邊村十八歲的青年村長不信這套邪，他親身觀察，覷破了義和拳是唬人的玩藝，隨即遍曉村民，使五台縣河邊村村民沒有一個加入了義和拳的。

庚子（公元一九〇〇）拳亂，引起了八國聯軍之役，愚昧無知的慈禧下詔與世界各國開戰，北京失陷，德軍進窺山西龍泉關，馬玉崑、董福祥的敗軍潰向五台縣，勢將通過河邊村，村中男女老幼人心惶惶，十八歲的青年村長却曉得斬求自保，便必須顯示己身的力量，他私下取出他繼母陳太夫人的一些首飾，變賣了些錢，再購辦刀矛土槍，糾集丁勇，在馬玉崑、董福祥潰軍過境的時候，立哨佈崗，嚴密戒備。果使河邊村民沒有一家一戶受到清軍的騷擾，而陳太夫人也知道閻錫山是爲了急公好義，保衛桑梓才取了她的首飾去，她對於這一件事，始終一字不提，因此，河邊村民在頌手稱慶，熱烈頌揚閻糾首之餘，一致的在盛讚閻家：「母義子勇」。

光緒二十七年辛丑（公元一九〇一），閻錫山十九歲，大年初一，他先向祖父、父親、繼母拜過了年，再跟他祖父鄭重其事的說：

「務農、做工、做生意，費盡心血，辛苦一輩子，所圖的不外混個溫飽，成個家室。如果要

想有爲於時，有益於人，那就必須繼續讀書求知識。否則的話，成人都大爲不易，更遑論成器呢？」

閻龍雨認爲他所說的話很有道理，便問：

「那麼，你打算怎麼樣繼續讀書求知識呢？」

閻錫山毅然決然的答道：

「我想上省城，求高深的學問。」

閻龍雨嘉其志，當下就應允了。不久，乘着閻錫山的父親上省城辦貨之便，閻錫山離家啓程，兩父子從五台步行到省城太原，一到省城，見聞愈廣，感慨尤多，閻錫山深切感到時勢迫人，國步艱危，如欲濟時報國，就祇有投筆從戎。

### 五大憲的諄諄告誡

於是，他很容易的考上了武備學堂，修業期限三年，同學一共有一百二十人，當時都是全省的青年俊彥，往後更成爲國家的棟樑之選。閻錫山在武備學堂就讀期間，以國文一科的成績最爲優良，因此，他很獲得遜清進士，山西渾源人，監督李廷揚的器重。

自武備學堂畢業後，清廷下詔選拔各省優秀學生，送到日本去學習陸軍，計須在東京振武學校攻讀兩年半，再在日軍部隊裏實習一年，然後再進士官學校，兩年畢業，前後將有五年又半之久。山西武備學堂的一百二十名學生中，一共選拔了二十名，其中三名由清廷撥發公費，十七名則是省給公費生。而三名清廷官費生即爲閻錫山

、姚以价，和張維清。

愛孫行將負笈東瀛了，閻錫山的祖父，真不愧是一位愛國憂時的有心人，他特地抽出時間，親自教授閻錫山攻讀五台人徐繼畲，字松龕所著的一部「瀛寰志略」，要他通曉世界大勢，明瞭時代潮流，尤其使閻錫山的心胸，為之廓然一壯。

回過一趟家鄉，再赴省城，準備出發。由於清廷對這一批留學生的重視，山西省城裏所謂的五大憲，包括巡撫張曾敳、布政司、提法司、提學使和一名道台，一概到場，召見這二十名留學生，並且向他們疲勞轟炸，諄諄訓誡，但却千篇一律的說：

「朝廷資送你們留學日本，你們就應該專心學習，以圖報効。千萬不可接近大逆不道的革命黨人，聽信邪說，誤入歧途！」

可是，當閻錫山一行由太原動身，途經石家莊、北京、天津，坐過了正太、平漢、北甯三條鐵路的火車，又登上了日本輪船，沿途所聞所見，不禁令他感慨萬千，搖頭太息的說：

「看人家的船上，員工們做甚務甚，謙虛和諷，因而人少事理。而我們呢，做甚不務甚，驕橫傲慢，人多事廢，這是一個很顯然的進步與落後的對照！」

所以，當他抵達日本之初，腦海中便經常的縈繞着一個問題：為什麼日本國小而強，中國國大而弱。祇是，出國前山西五大憲的嚴詞告誡，仍還有點作用，使得閻錫山在一時之間，不敢跟革命黨人往還。

然而，時日一久，所聽到的和見到的漸漸多了，閻錫山這才深深的感到，顛預無能的清廷，委實誤國太甚，尤且不知伊於胡底。

閻錫山抵日未幾，日俄戰爭爆發，兩國為爭奪我國權益，竟在我國領土上開戰，清廷反而靦顏宣告中立。這一樁大事，給予留日中國學生很大的刺激，尤其是往後的日勝而俄敗，更使他們激起了莫大的警惕，有一天，閻錫山翻閱保皇黨人康有為、梁啟超等在日本所創辦的「中國魂」，他看了還想再看，由而至再再三，終由康梁等人的儘情揭發，使他調知清廷的無可救藥，同時，他對康梁一派的保皇主張，也認為斷難有望，未便贊同。所以，他憤憤然的把那些保皇黨編印的書刊，往字紙簍裏一丟，奮袂而起的說：

「保皇黨怎麼能救中國！」

從這一剎那開始，閻錫山立定了志向，他把清吏「千萬不可接近革命黨人」的告誡，拋諸九霄雲外，同時，更決定了他要獻身革命，主動的去拜訪時在東京的孫中山先生，向他面請教益。

### 成為狂熱革命份子

閻錫山數度請謁中山先生，都獲得延見，中山先生對於他所提出的問題，都能一語破的，使他疑問全消，那時節閻錫山真是心悅誠服，興奮極了，他也成爲了一位狂熱的革命份子，往後，他曾說過：

「政治不可失時，若不能適合時代的需要，一定要被時代所拋棄。清末百年之間，中國與世界的交通，事事相形見絀，國勢日衰，成爲列強

瓜分的對象，應改革而不改革，能進步而不進步，使愛國之士認滿清政府是亡國的因素，救國的障礙。國人的目標全集中在推翻滿清政府，即其所培植的人才，皆成爲推翻其自身的力量，遂致有「戊戌立憲萬世帝王（按指戊戌百日維新倘若成功，滿清或猶將維持其萬世一系。）癸丑立憲家破人亡（按指民國二年癸丑袁世凱袁家憲法之訂立，導致我國之二次革命，演成軍閥割據、分崩離析之局。）」之批判。中山先生以先知先覺的德慧，高瞻遠矚的眼光，站在時代的前邊領導革命，遂能一呼萬應，全國同心，不久實行推倒滿清，建立民國。此一爲違時，一爲適時，違者即亡，而適者即興，其理至爲明顯。」

閻錫山這一段精微透關的「中國大革命論」，其中一字一語，都是親身體會，有所根據的。例如他說：「即其（指滿清）所培植的人才，皆成爲推翻其自身的力量。」便在他和他同期選拔、同時赴日的二百六十餘名留學生中，這已經是清廷第六次選拔優秀學生赴日進入士官學校，人數尚且超過前五批的總和。然而，其後參加革命，推翻滿清的，就大都是這一批選派赴日的留學生，即可作爲一個例證。

這一批留日士官生，在抵達日本不久，還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那便是他們在日本時，經常聽說清吏殘殺業已回國的前幾期士官學校同學。於是閻錫山他們便聯名作書，警告時任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的袁世凱，和南洋大臣、兩江總督端方，而在這封信上說：「如果他們再不停止殘殺，那麼，旅日的革命同志，便不惜以一萬人的性

命換取他們兩條命，端方和袁世凱畢竟也是怕死的，殘殺之事實不復再聞了。

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公元一九〇五年），陽曆八月二十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宣告成立，加盟者三百餘人，公推孫中山先生為總理。那一天，距閻錫山抵達日本方祇三個月，他不但自己率先欣然加入，還介紹了他的四位小同鄉，山西五台人康佩珩、趙三成（恭安）、徐翰文（西園），和往後他的老搭檔趙戴文（次隴）一致加盟。趙戴文在辛亥革命前後，一直是閻錫山的得力助手，民國後會送任晉軍第四旅長、內政部長和山西省政府主席等要職。

有一樁革命期間軼聞，可以規知閻錫山研究學問的鍥而不舍，以及他實事求是，一絲不苟的精神。當他歡欣鼓舞的參加中國同盟會，首先即須宣讀誓書。那一十六字的誓書共分四句，是即為——

「驅除鞑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

閻錫山當時對「平均地權」這一句還不甚了解，因此他特地向中山先生請教，中山先生便詞簡意賅的告訴他說：

「平均地權的這個『權』字，既不是質，也不是量。這也就是說：所要平均的並非地畝多少，亦非地質好壞，而是說它的一種時效價值。」

閻錫山聽了，率直的回答道：

「我還不明白。」

於是，中山先生便舉例以明之，他說：

「我給你舉一個例子，譬如紐約原來是個沙灘，可以說不值一文錢，但是現在因為紐約已經繁盛起來，所以紐約的一方尺地，就要值到七百兩銀子。」

閻錫山說他當時並沒有問一方尺是英尺呢，還是公尺，但是他却又興起了一個問題：

「美國也是使銀子，花兩數的呀？」

「不，美國的貨幣叫達拉Dollar，一達拉大約等於我們中國的一兩銀子。我說一方尺地值七百達拉，你一定不曉得究竟值多少錢，所以我才跟你說是值七百兩銀子，這樣你一聽就懂了。」

然而閻錫山却會錯了意，他像是恍然若有所悟的在說：

「那麼，您所說的平均地權，就是平均由這一文不值漲到了的七百兩呀！」

中山先生仍然溫諷的含笑，方再說道：

「你說對了。」但是却又進一步的解釋說：「原來一文不值的土地，今天值到了七百兩銀子，但這並不是人力所為，也不是造化所授，純粹是因為國家的經營而提高，所以不應當讓地主享有，而應該由國家所享有才對。你明白了嗎？」

閻錫山很高興的說：

「我明白了！」

却是，中山先生又說：

「像紐約這樣的情形，在世界各地太多了！就我們中國來說吧，上海、天津、漢口、廣州都有這種情形發生，而且還在繼續發展，因此，我認爲應該實行平均地權。」

閻錫山緊接着又問：

「商埠碼頭可以實行平均地權，普通都市是不是也能實行平均地權呢？」

中山先生肯定的答道：

「凡是有這種情事發生的，都應該實行平均地權。」

閻錫山再問：

「耕作地呢？」

中山先生回答他說：

「耕作地因為國家經營而提高價值的比較少。」

閻錫山還在打破砂鍋問到底，他說：

「那麼，因為人力改良而增漲的地價，可不可以歸於國家享有？」

中山先生答覆他說：

「不可以，人力改良的，應該歸出力人所享有。」

閻錫山內心中的疑問，得到了完滿的答覆，他欣欣然的起立告辭。事後他說：

「這一席談話，歷時三十分鐘，在那短短的三十分鐘談話裏，中山先生頻頻的問我：『你明白了麼？』總在十次以上，那一種諄諄誨人的親切態度，至今回想，尤覺敬服不置呢！」

鐵血丈夫團，是中國大革命時期，貢獻甚鉅，令人不勝嚮望欽羨的組織，歷來對它的記述人言言殊，莫衷一是。自前湘軍總司令，湖南省長趙恆惕病逝台灣後，鐵血丈夫團的祕勿已無人能和盤托出。不過，所可知的，閻錫山即爲鐵血丈夫團的二十八位成員之一，且爲其中的核心人物。鐵血丈夫團的緣起，係孫中山先生面囑旅日

學習軍事的同盟會同志，建立一個純屬軍事幹部的團體，担負革命時期的軍事重責，爲了保持這二十八位成員的身份秘密，避免引起清吏的注意，中山先生特地囑咐他們暫勿參加對外活動，專心學習軍事，以待大舉，並且由中山先生親自定了個「鐵血丈夫團」的名稱。顧名思義，鐵與血是革命的兩大利器，丈夫團則取自孟子的：「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

二十八位鐵血丈夫團的團員之中，山西一省就佔了四位：閻錫山、溫壽泉、張瑜、喬煦，此外則有浙江黃郛（膺白）、湖北朱綬光、李書城、孔庚、江西李烈鈞、雲南李根源、羅佩金、陝西張鳳翔等。據李書城透露，鐵血丈夫團的名稱與組織，都是由黃郛首先提出，由二十八名同志贊成，而經中山先生核可的。

### 明治維新觀察入微

閻錫山在日就讀，前後歷時五年，他在振武學校讀了兩年半，然後赴弘前步兵第三一聯隊（團）見習一年，還有一年半的時間是在士官學校肄業，他在士官學校肄業期間，讀書的興趣似乎並不太高，這是有原因的：——第一，閻錫山熱中革命，他的時間多半用於聯絡同志，開展工作。第二，則由於日本人的「小器」，由此一端亦可證明日本侵華的處心積慮，無所不至，自從蔣方震在士官學校拿了第一期的第一名後，士官學校當局便對中國學生刮目相看，多方防範，日本學生和中國學生不在一起上課，同住，課

程標準當然也大不相同，日本教官的處處「留一手」，使中國學生頗爲憤懣不平，閻錫山却認爲不值得計較，也無須在功課上多浪費時間和精力，所以他祇用不到一半的時間來應付功課，即連考試，也是敷衍了事而已。例如他考算術往往不用公式，只寫上正確的答數，算術老師便祇給他一個及格分數，閻錫山却絲毫不以爲意。

從日本教官那兒學不到什麼高深的學問，閻錫山便利用課餘和從事革命活動之暇埋首兵書，潛心研究，他自己編著兩本針對未來革命軍需要的典籍，注重改善編制的「革命軍操典」，和側重夜戰的「革命軍戰法」。

對於明治維新初期的日本，閻錫山留有相當深刻的印象，他深覺日本全國正瀰漫着一片振興氣息，例如日本人在熱心助人，路不拾遺之餘，更進一步的將拾得的東西，想盡方法送回給失主去。

然而，使閻錫山十分感佩的，猶在日本民衆崇敬軍人的精神，有一次他參加打野外，在附近民家借宿。主人殷殷的接待，要他們脫下汗透了的軍衣，拿去洗淨晒乾，取出他們自己較好的衣服要那些阿兵哥換上，請他們喝茶吃飯，臨睡前還關懷備至的說：

「請你們早點休息吧，我們會去打聽明早的時間，到時候自會備好早飯，叫你們起來的。」

又有一次行軍演習，閻錫山身在行列之中，途經一個小村，眼見有好些老太太在向他們的隊伍雙手合什，像是在頂禮膜拜，閻錫山覺得很奇怪，他在事後問一位日本朋友說：

「你們日本人爲什麼這樣尊敬軍人？」

那位朋友告訴他說：

「前些年，日本政府就告誡民衆：『你們敬神，一旦敵軍來襲，神不能幫你們擊退敵軍，能替你們擊退敵軍的唯有軍人，因此，你們與其敬神，不如尊敬軍人。』」

閻錫山旅日的前兩年，正值日俄戰爭，他曾經問過他的日本友人：

「俄國是大國，軍隊的裝備又好，你們和俄國作戰，究竟有沒有獲勝的把握？」

那位日本人士很肯定的回答他說：

「有！」

閻錫山緊接着再問：

「你說這話可有根據？」

「有的。」日本友人舉例而言：「俄國人警告小孩子頑皮的時候，每每是說：你再不聽話，我就送你到軍官學校去。俄國人這樣輕視軍人，日本對他們就有必定勝利的把握！」

日俄之戰，果然是日本獲得了輝煌的勝利，

但是，閻錫山却在旅日學生時代即已諷知：日俄戰爭是日本軍人精神最旺盛的時期，過此高潮日本軍人的精神便漸趨減退，因爲戰事甫行告終，日本社會黨（當時還被稱爲過激黨）便到處印發充滿諷刺語句的傳單，諸如你們軍人死了那麼許多？打敗了俄國，究竟給日本換來了什麼？——他們又自行提供答案：無非是軍人的榮譽，和資本家開發滿洲的利益！而且他親眼目覩，在社會黨的不斷煽動之下，日本軍隊很快的便發生了離營逃亡的情事。

## 仗義伴病濟助日人

由於日本社會黨，和掌握基層的黑龍會，對於中國革命頗表贊助與支持，和同盟會旅日同志也多有深切的交誼。閻錫山因而有過一次感人彌深的義舉，一位社會黨人大杉岩被日本政府逮捕下獄，大杉岩夫人和若干同黨人士請閻錫山伸出援手，接濟大杉岩家屬的生活。閻錫山自己身上錢有限，但是他却想出了一個移花接木的妙計，根據清廷規定，旅日留學生一旦患病，可以向領事館支領醫療費日金五元，於是閻錫山便和一位因是社會黨人的德國醫學博士洽商，經由他的診斷，允准住院治療他的子虛烏有之「疾」。他在一家醫院裏一連「住」了六個月，將所領到的九百元醫療費用，全部捐贈給大杉岩的家庭，讓她們能夠活得下去。

光緒三十二年（一九〇六），閻錫山和他的同學好友趙戴文，奉孫中山先生之命同一趙山西家鄉，佈署華北革命。同時將第一批革命武器運進山西境內去，那便是兩枚自製的炸彈。

閻錫山和趙戴文每人暗攜炸彈一枚，從日本附輪到上海，快上岸了，閻錫山詢知上海海關檢查頗嚴，萬一搜出了炸彈，後果不堪想像，因此他請趙戴文把懷中的炸彈也交給他，兩枚炸彈由他一個人拿着，同時他還暗中叮囑趙戴文說：「假使他們從我身上搜到炸彈，就該由我一個人担当，你切切不可承認我是同道而來的朋友。還有，在檢查的時候，我站在前排，你排在後頭。」

趙戴文建議的說：

「還是我排在前面，你排在後頭吧！」

他的用意是指清吏辦事多牛虎頭蛇尾，越來越鬆勁，越來越懈怠，開始檢查的時候仔細，往後便馬馬虎虎了，所以閻錫山排在後頭比較安全。殊不知閻錫山察人入微，心細如髮，他當時就提出反對意見說：

「在海關檢查人員看來，那些儘往後面挨的人，才是心裏駭怕，唯恐被查出來什麼，反倒容易引起他們的注意，我還是排在前面的好。」

事後，果然證明了閻錫山的判斷正確，海關人員對於「勇往直前」的旅客不疑有他，草草檢查一過就算了事，反倒對挨在後排的人嚴密檢查，閻錫山要是站在後排的話，他早就白白的犧牲性命了。因此，往後他跟趙戴文相互策勉的說：

「愈是危險艱難的地方，愈不可畏縮，一畏縮就會引人起疑了。」其後對付驕橫跋扈的北洋軍閥，這也是他所持的基本態度之一。

那一次遄返故里，閻錫山祇在家裏住了五天，便與趙戴文風塵僕僕，分赴五台山週圍的各縣份，以及雁門關的關裏關外，他們向各地的學生、教師、商賈、僧侶入手，吸收革命同志，建立革命組織，前後歷時三個月，奠定了晉北的革命基礎。

和趙戴文安然無恙，雙雙重到日本，繼續求學。其間當黃興發動欽廉起義，一舉攻克欽州，閻錫山在東京聞訊與奮萬狀，由於他所編著的「革命軍戰法」已告竣事，他很想隨到欽州去親自領軍，做個試驗，因此他又託病，向弘前第三十一

聯隊聯隊長申請退學，等了兩天，聯隊長居然批駁不准，而報載欽州已被清軍重陷，欽廉起義功敗垂成，滿腔熱血的閻錫山，也就只好在日本再就下去了。

一直就到宣統元年（一九〇九），閻錫山方始在日本士官學校讀畢了業，學成返國。他們這一期的中國士官生，特地相偕繞道韓國，瀏覽一下三韓風光。然而，他所見到的，全是感慨與刺激。因為，身為亡國奴的朝鮮人，在日人的恐怖統治之下，實在太可憐。當閻錫山一行道出漢城，參觀王宮，正好碰到朝鮮大臣下朝。閻錫山他們身着西服，昂首闊步，竟使那些朝鮮大臣，誤以為是日本人。於是他們人人流露瑟縮之狀，就像老鼠見了貓一般，連街心都不敢走，一個個緊貼着路旁牆壁，縮頭縮腦，匆匆而過。每走幾步，還就心駭怕的向閻錫山他們偷窺幾眼。由朝鮮大臣這一副可憐虫的模樣，已能使閻錫山不難想像，他們平時一定是經常在受日本人的欺侮凌辱，他們的處境是多麼的令人同情。

晚間，住進旅館，曾有一位朝鮮報社的記者，前來訪問這一批來自日本的中國留學生，雙方談了些時，最後竟然是默默無言，含淚而別。

## 新新樓房藝伎學堂

從漢城到平壤，閻錫山他們看到了一幢新新的樓房，一問之下，原來那竟是一所藝伎學校。當時，閻錫山便痛感亡國之民，生命、財產，乃至廉恥，一概無從保全。所以，往後他回到山西

，便經常的向山西民衆講解亡國之可怕，又大聲疾呼，喊出了：「救國要在國未亡前努力」的口號。辛亥革命成功以後，他貴爲晉督，更發動山西各界人士，組成朝鮮參觀團，到亡國後的朝鮮去實地看看，使山西民衆深切了解亡國的慘痛。

山西、陝西、甘肅、河南旅日本的革命同志，先已在東京組織了一個「四省協會」，表面上以鄉誼爲結合，實際上則是一個聯合一致，從事革命的團體。閻錫山自是「四省協會」的重要領導份子。因此，他經常參與中山先生所召集的決策會議，在他回國以前，即已獲悉了重大革命方略；革命任務，區分爲江南、江北兩部份，起義地點，決定在江南，山西方面的革命同志，應在河南革命軍起義後，由山西出兵，攻抵石家莊，切斷平漢鐵路交通，接援革命軍北上，犁庭掃穴，直搗黃龍。

閻錫山一回山西，起先被清吏派任爲山西陸軍學校教官，三個月後，便陞任監督（校長），但是他爲了斬求實際掌握兵權，不計多方鑽營，方始調任山西新軍第二標教練官，等於現在的一員中校團附；又熬了一年，升任標統（團長），這就是閻錫山在清軍之中最高，同時也是最後的職位了。

升任標統以後的閻錫山，環顧三晉，覺得前途大有可爲。因爲山西清軍共分新軍、舊軍兩部，新軍計有一個混成協（旅），下轄兩標（團），第一標除步兵一標外，尙有代管的騎兵營和工兵隊（連），第二標則爲步兵一標，代管砲兵營和輜重隊，這一協新軍共有四千餘人，全部駐防

在太原，而新軍將校，幾乎全是閻錫山的同學、同志、或學生。

舊軍就是防營，共有十三個營之多，但是總兵力，則只有四千人左右。大部份分駐綏遠、大同、代縣、臨汾。在省城太原的，只有三個營而已，防營守舊落伍，思想不容易改變，力量也很薄弱，所以閻錫山他們，根本就沒想到把他們拉進革命陣營來。

當了標統以後，閻錫山爲革命起義謀，他一連辦了如下的幾件大事：

一、爭取到山西巡撫丁寶銓、新軍協統（旅長）姚鴻發、山西諮議局長梁善濟的贊同與支持，在山西獨樹一幟的實行征兵制，征集了全旅人數十分之六的山西農工青年，也攤走了十分之六的外省籍「老營混子」，使新軍與舊軍的比例，從「二與八」變成了「八與二」，於是更容易納入掌握，使他們在閻錫山的一聲號令之下，成爲忠實的革命武力。

二、他和同志盟友趙戴文、溫壽泉、南桂馨、張瑜、喬煦、常越，日夕密議，如何促使新軍革命化，終於成立了軍人俱樂部，和充作起義骨幹的模範隊。

三、爲了便於掩護他暗中進行的革命工作，閻錫山特地上了一趟北京，參加清廷舉辦的留學生期考，中了一個舉人。

閻錫山的頂頭上司協統姚鴻發，和閻錫山相處得很好，當他調升主管山西全省軍事的山西督練公所總辦，他便自動的代閻錫山運動打點，跟北京方面的陸軍部說好了，祇要閻錫山肯出五千

兩銀子的紅包，就可以陞任他爲協統。由於姚鴻發的父親，正是陸軍部的侍郎，閻錫山心知他的說法絕對可靠。另一方面，巡撫丁寶銓，和諮議局長梁善濟也認爲這個「價錢」實在便宜，勸他不妨一試。可是，閻錫山既已掌握了全部新軍，幹不幹協統根本就無所謂，因此他婉謝推辭。山西混成協的協統便改由譚振德繼任，反使譚振德送了一條性命。

不久，山西巡撫由丁寶銓換成了滿清的孤臣孽子陸鍾琪，陸鍾琪的兒子陸亮臣，跟閻錫山是日本士官學校的同學，祇不過，道不同不相爲謀，一向十分疏遠。閻錫山參加同盟會，身爲鐵血丈夫團團員之一，陸亮臣當然是曉得很清楚的。

### 巡撫公子緩兵之計

於是，當辛亥陰曆八月十九（一九一一，陽曆十月十日），大地驚蟄，武昌革命槍響，三鎮旋即光復，消息傳到太原，陸鍾琪不禁大起恐慌，他明知山西新軍悉在閻錫山的掌握，而閻錫山正是山西革命首領，却又畏於閻錫山勢大，拿他無可奈何。情急智生，他便十萬火急的把他兒子陸亮臣召來，妄圖陸亮臣利用同學之誼，說服閻錫山，權作緩兵之計。

陸鍾琪的這一個緩兵之計，其實是包藏禍心，大有陰謀的。原來，他想叫他的兒子陸亮臣，暫且穩住閻錫山，然後，再由他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調虎離山與釜底抽薪，雙管齊下。將存在山西的五千支德造新槍，運三千支到河南，再



把新軍第一、第二兩標分開，一標調臨汾，二標調代州。

因此，陸公子陸亮臣抵達太原的第二天一大早上，專誠拜訪老同學閻錫山，一見面，握手寒暄，他便開門見山的說：

「我這次來，正是因為要跟老兄研究研究，山西對於武昌事件，應該如何應付。老兄如有意見，家父方面，兄弟自信可以有所轉移。」

閻錫山一聽陸亮臣在逼他表明態度，只好選他一記太極拳，推托的說：

「武昌事件真相如何，我還不知道哩。也不曉得黎元洪究竟是為革命而起義，還是另有原因。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現在就談應該怎樣應付武昌事件，是不是為時太早了呢？」

陸亮臣馬上就順風使舵，却又在給予閻錫山強烈的暗示說：

「你說得也對，我們還可以多觀察幾天，以明究竟。不過此刻我可以跟你明講，最後需要家父離開山西的話，我也可以設法。」

閻錫山打了個哈哈答道：

「你這話說到那兒去了？你來，咱們還用得着說這樣的話嗎？」

陸亮臣以為他已能將閻錫山這邊給穩住了，他起立告辭，但却在臨走的時候又說：

「過幾天，我們是不是可以跟蘭蓀一道談談？」

——蘭蓀，便是姚鴻發的號，陸亮臣早已獲知，閻錫山跟他的交情很好。

閻錫山一口答應的說：

「好哇，是你通知他，還是我通知他呢？」

陸亮臣邊走邊說的道：

「我通知罷！」

畢竟閻錫山耳目衆多，消息靈通。陸亮臣走了沒多久，他已經獲悉了陸鍾琪的陰謀詭計，又要再拖幾天，三支新槍一啓運，一二兩標分別調開，閻錫山他們的革命計劃，立將受挫。

所以，當天晚上他便到督練公所去見總辦姚鴻發，探探姚鴻發的口氣，兩人一見面，閻錫山先就問：

「亮臣來過了沒有？」

姚鴻發也是忠於滿清，跟陸鍾琪密議定計，聲息互通的，因此他故示坦然的答道：

「來過啦，他說他跟你談得很好。是不是再過幾天，我們一道談談。」

陸亮臣和姚鴻發異口同聲，都着力於「再過幾天」這四個字，年方廿九歲，但却閱歷闊富，聰明機警的閻錫山，早已料了個十拿九穩，了無疑問。因此，他若無其事的起立告辭說：

「總辦決定吧。」

### 太原起義指揮若定

從督練公所回到家裏，趙戴文早已坐在那兒

等候，他一見閻錫山回來，劈頭一句便問：

「陸公子來幹麼？」

閻錫山洞若觀火，一語破的底說：

「他也是計劃響應武昌起義的。」

趙戴文將信將疑的問：

「可靠麼？」

「我們沒功夫研究他不可靠，」閻錫山斬釘截鐵的說：「我正要找你来，研究研究由他這麼一來，使咱們究竟得着了什麼，能够做我們決策的依據。」

趙戴文便問：

「那麼，你看他究竟是來做什麼的？」

閻錫山詳加剖析的說：

「從頂好的那一方面想，陸亮臣來祇不過是暫時敷衍住我們，完成運槍調防這兩件事，然後再靜觀革命情勢的發展，等到革命有了一半以上的成功把握，他再擁戴他父親，重新聯合上大家，來上一次突變。這就是我所說的他也是計劃響應武昌起義的，問題在於像他這樣坐山觀虎鬥，對於革命大業，決不會有絲毫實際裨益。」

趙戴文聽明白了，他鑿然而起的說：

「事情既然如此緊迫，我們是不是要把同志們都找來，商議出一個辦法？」

閻錫山却雍容鎮靜，指揮若定的說：

「革命是危險之事，與衆人謀，不但不易成功，且反而容易洩露。」

至此，趙戴文翕然心服，他和閻錫山開始研判敵我，策劃起義。

同志間奔走相告，幾經籌商，方始決定以陰曆九月初八，陽曆十月二十九日，為太原新軍響應武昌革命的起義之期。

九月初八日天色方曙，閻錫山便按照預定計劃，趕到第二標第二營，他斷然下令，當場扣押二營管帶（營長）旗人瑞埔。然後，新軍一二兩

標同時出動，閻錫山命一標官兵進攻巡撫衙門的前門，二標官兵攻打把守撫署後門的巡防營。一二兩標出發之前，閻錫山曾嚴詞告誡第一、二兩標的官兵：

「對陸巡撫和陸公子，不得加以傷害，祇可暫時囚禁，以視後效！」

然而，當閻錫山親自率領二標官兵猛撲撫署後門，與巡防營展開激戰之時，一標官兵却已經攻到了撫署轅門外，山西混成協統譚振德却挺胸凸肚的直立在撫署轅門口，作威作福，高聲叱喝，色厲內荏的說：

「你們要造反呀？還不給我趕緊歸隊，由我負責，一切免究！」

當時，第一標官兵之中，有一位山東曲阜人楊潛甫，也是同盟會的會員，一標官兵破釜沉舟參加起義，正是由他所倡導。楊潛甫眼見譚振德橫身阻隔，唯恐他影響了一標官兵的士氣，立刻就反唇相譏的說：

「協統也懂得革命大義呀？你要是真的懂得，就該指揮我們向前，不懂的話，那就請你趕緊退下，莫要擋住我們的路！」

可是，譚振德却依然堅持不退，把個身子擋在巡撫衙門的轅門口。這麼一來便激怒了楊潛甫，但見他手裏的槍一揚，砰然一聲，將譚振德譚協統當場擊斃。

譚振德伏誅，一標革命健兒勇氣倍增，高聲喊殺，由楊潛甫引導，凌厲直前，當者披靡。巡撫衙門的官兵一見革命健兒氣壯如山，不敢抵抗，紛紛作鳥獸散，一標同志從大堂順利無阻的推

進到三堂，這時候，山西巡撫陸鍾琪，先已穿好了清朝的官服，袍服馬褂齊全，站在三堂的樓前，他的兒子陸亮臣，則隨侍在側，陸亮臣眼看革命同志一擁而入，連忙伸手直搖，大聲叫道：

「你們不要動槍，我們可以商量！」

可是，陸巡撫却存心為滿清效愚忠：——也許他是在想端他的官架子，有以懾服革命同志，因此，他傲然的一挺胸道：

「不必，你們照我打吧！」

恰巧在這氣氛空前緊張的一刹那，站在陸巡撫身後的清軍衛隊，有人動了橫蠻，向革命同志開起火來，槍聲響處，革命同志當然要開槍還擊，兩軍接仗，彈下如雨，陸巡撫和陸亮臣首當其衝，就在亂軍之中被流彈擊斃，這是太原起義的第二次流血事件。

### 二度流血伏屍三人

就這麼二度開火，二度流血，山西巡撫陸鍾琪及其子陸亮臣，與混成協統譚振德三人殞命，

革命同志、太原民衆，暨潰散清軍全無死傷，新軍起義宣告成功，太原全城也因而光復。

這一天，正好是閻錫山過二十九歲生日，當天上午，山西諮議局和軍界、政界、民衆代表舉行聯席會議，一致推選閻錫山為中華民國第一任山西都督，而以閻錫山的同志盟友溫壽泉副之。正副都督選出，全場掌聲雷動，與會代表熱烈要求閻都督即席致詞，同時舉行就任都督典禮，閻錫山語重心長，寓意深遠的說：

「太原雖然光復了，但是我們却不能認為這便是成功。因為革命如同割瘡，我們以往祇是醫科學生，直到今天才成為臨床大夫，也可以說今天才是革命的起始。本人原與孫先生約定，等革命軍攻抵河南時，山西再動。現在不得已的提前起義，對於全局好處固多，可是我們的困難也大。深願與諸同志軍民本着高度革命的精神，與清軍作戰，先求固守！」

「先求固守」這四個字，後來果然成為閻錫山主晉的一貫方針。所以，他在入民國後的第一次演講，也就顯得份外的重要了。（未完）

## 中外雜誌

內容精彩，百讀不厭。

合訂本已出  
第一至十三卷

平裝第一至十三卷每卷各台幣壹佰元，共售壹仟叁佰元，精裝第一至十三卷各台幣壹佰貳拾元共售壹仟伍佰陸拾元。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或撥電話七二四八〇立即寄書。（長期訂戶八折優待）